

涧河



邱明印著

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

洞河風流

邱明印 著

香港華夏文化出版社

涧 河 风 流

邱明印 著

责任编辑:魏丕植 辛子维

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香港金钟统一中心 2016 室)

华夏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25 字数:18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港币:18 元

人民币:11.6 元

国际书号:ISBN 962-450-20694122-5026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集中描写了豫西南涧河东岸某村干部乔跃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乡亲们勤劳致富奔小康的宽广胸怀、远大抱负、曲折经历和动人事迹。小说从改革开放、农业生产、乡村企业、邻里关系、恋爱婚姻、兴办学校、移风易俗、人生价值等方面，描述了邱营人民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南阳盆地农村三十年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讴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农村所实施的一系列富民政策，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

写在出版之前(代序)

有幸拜读了《涧河风流》。这是一部农村体裁的长篇小说。作品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南阳盆地农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冲破封闭意识和陈旧的思想枷锁,依靠聪明才智和朴实勤劳的双手铺起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翻开书读下去,它所反映的农村生活,就将我带到了那个特别年月,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和浓重的农村气息便一一展现在眼前……

作者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亲身体会,围绕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个主题,生动地描写了涧河东岸某村一干部乔跃发带领乡亲们改变落后面貌的动人事迹。作品通过所塑造的有声有色的人物形象,就邻里关系、恋爱婚姻、尊老重教、人生价值、改革开放等方面,做了简洁而细致入微的描述,在刻画乔栖成、乔跃发、桂兰、淳林等人物中,准确地、形象地表现了劳动人民所具有的那种最瑰丽和最宝贵的思想品质,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启迪。

尽管作品还存在不足,如故事情节矛盾不够突出,人物思想发展、心理描绘有时还不够准确,但从总的方面看,它毕竟从一个局部反映了现代中国农村变化的真实情况。

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有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深度,正

象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那样：“它分明是一首奋斗之歌；是一首理想之歌；是一首追求美好生活之歌；是一首难得的歌。”为广大农民解放思想奔向小康树立了一面旗帜、一个榜样。

赵玉禄

一九九八年六月五日

(赵玉禄,原任张仲景国医大学党委书记,现任南阳中医药学校党委书记)

目 录

第一章	劫数降临人间	(1)
第二章	苦涩的年月	(11)
第三章	未尽的姻缘	(31)
第四章	麦收之后	(47)
第五章	他上台了	(54)
第六章	桂兰的心事	(70)
第七章	春风骚动	(76)
第八章	大白马病了	(87)
第九章	做个自新人	(95)
第十章	送葬的当儿	(105)
第十一章	肮脏的生活	(111)
第十二章	不能张扬的事	(126)
第十三章	似梦非梦	(132)
第十四章	他们都长大了	(145)
第十五章	儿大不由娘	(163)
第十六章	金秋情更浓	(178)
第十七章	伤筋动骨一百天	(192)
第十八章	春节前后	(204)
第十九章	奇妙的采访	(221)
第二十章	表彰会上	(236)
后记		(248)

第一章 劫数降临人间

位于涧河中部东岸的邱营村北边，有一条小沟，据说是解放前用来维护治安的“护村沟”。它和寨墙一道起着抵御外来侵略、抢劫的作用。寨墙经过“土改”已被拆除，小沟经过多年的变迁，虽说已不象小沟的样子，但它至今依然存在。村子里的娃子们时常跑到那里去玩耍，打土仗，捉迷藏。

发娃子七八岁了，还光着屁股，上身穿着一个“连衣裤”。这个“连衣裤”就是用那装粮食使的旧布袋，袋底上剪三个圆口，两条胳膊一个头往里一拱，正“合身”哩！他穿着这件“连衣裤”在小沟里面钻来钻去，脸手冻得发青，流着鼻涕。孩子们一起打完“土仗”，又胡扯乱说地打哈哈。发娃子搓搓手，抹了把鼻涕说：“在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分别率农民起义军转战襄阳和南阳一带。崇祯皇帝为了保住皇位，派兵前来此地围打。很多农民死于战场上，逃往外地的也不少，由于农民军同明朝军队长期作战于南阳一带，这里当时人口稀少，几十里不见一个村庄，大片土地几乎无人耕种。后来，乾隆皇帝命令山西农民向南阳迁移，并开明宗旨规定，凡移居南阳者，二十年内不上皇粮。我的老太爷乔六顺就是那时候从山西洪洞县槐树庄移居咱这儿的。噢，听说我家早先也是个大户人家，有良田百亩，高头大马，龙脊瓦房天井院，要钱有钱，有吃有穿，那院子比这‘护村沟’还长哩！”

一个留着月牙头的娃子挤挤眼，调皮地说：“去吧，胡咬啥舌根哩，你家的地在哪里，你家的马在哪里，你家的龙脊瓦房在哪里，谁见过哩？”“在……在……反正在哩，你不相信问我妈去！”那个娃子竟唱着歌儿似地嘲弄他说：“咦，咦，咦，你家穷，你家富，你姐穿的是开裆裤！”发娃子一步跃上去抓住那娃子的衣领子，眼里射出要打架的姿势，“你敢再说我家穷，我一巴掌搥死你！”说着，说着，两个娃子打起来，“连衣裙”也撕破了，露个光身子，连个开裆裤也没有。娃子们一阵捧腹大笑。发娃子仍气咻咻地扳着那张灰土蒙蒙的小脸。

后来多少年发娃子起名叫跃发，他还总是念着“家谱”，谁知是真是假，他却常常引以为荣耀。特别是他长到成人时，嘴边更是常挂着它：“咦！乔家代代发大财，辈辈富裕哩！你看，我老爷就是大商人哩，占有几十亩地哩，桐寨铺镇西边的乔灌，为啥叫乔灌哩？不过，到我爷手里败落了。”

说他老爷置得的家产，都让他爷给祸害了。爷爷是个流浪鬼，好逸恶劳，抽大烟又来赌，当他卖掉那最后几亩地时，奶奶一气之下便过世了。撇下两个儿子，大的是他伯叫明德，二的便是他爹叫明晓。据说跃发家后来在他爹手里又发迹了一次，他爹由叶县往南阳贩盐，后来又组成了“盐帮会”，并当上了“盐帮会”的会主，被称为“盐帮主”。“盐帮主”势力很大，没人敢惹，用钱买通了官方上下，就连南阳的城防司令芦大牙的部下还背着枪保护他哩！而这乔老大却窝囊，穷得说不起妻，讨不起小，但会一手木匠活儿，方圆几十里起房盖屋、儿女嫁妆、土木棺材，就连一个小板凳都流下了他的心血和汗水，而且为他兄弟重新发迹，在经济上给予了不少接济。

公元一九五九年，七天七夜的雨，天都下黑了，洪水从涧

河上游轰然地直泻下来，一时间天地又白了。

邱营的人，眼见得洹河那边白茫茫地一排雾气，拔腿便跑。七天的雨早把地下暄了，一脚下去直陷到腿肚子，跑不赢了。那白茫茫排山倒海般地过来了，一堵墙似的，墙头溅着水花。

麦秸顶泥巴墙的房子趴了，根深叶茂的大树倒了，玩意儿似的。

鸡不飞了，狗不跳了，孩子们不哭了，娘们儿不叫了，天不黑，地不白，全没声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象是一眨眼的那么短，又象是一个世纪那么长，一根树浮出来，划开了天和地。

面对洪水洗劫的大地，人们感到一切热情鲜活的生气正在他们的体内慢慢消失。

乔跃发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他似乎真的已经忘掉了一切，大水虽然已经退却，可是灰暗的天穹下，大自然死气沉沉，令人惨不忍睹。

路边的小草沾满了泥浆，那些残留下来的蚕豆花、豌豆花、萝卜花全被泥浆抹去了明丽的色彩，脏兮兮地瑟缩着。

再往前行，只见低洼的积水里，漂着枯枝烂木和青麦杆，淹死的小猪、野兔和黄鼠狼的尸体连同刚出洞不久的小蛇，都鼓胀着身子横陈在路边。

田野上看去，一片荒凉凄惨，所有的植物都不堪重负地匍伏着，那刚秀穗的黄绿色的小麦横七竖八地倒地沼泽般的烂泥地上。

所有的动物都经历了一场劫难，世界呈现出一派既像末日又像开端的洪荒景象。

自然界仿佛已经完成了它的又一次劫数。可是人呢？也许眼前的一切正预示着人类的劫数的到来……

一天，乔跃发在张店上学回家，见他爹正在给他姐打装行李，姐姐坐在床沿上，两手捂住脸呜呜地哭，泪水从手指缝里往外流。

“姐，你……你这是咋哩？”

“……。”

“爹这是咋了？”

“没咋，你姐嫁到河西了，今个走哩。”

土床、破席、满屋里冒着一股合着土粪气的烟味。一块旧床单，裹着一床八成新的棉被，还有两件旧洋布花布衫，算是他姐的嫁妆。

跃发把书包往床上一甩，跑过去抱住了他姐的腿，“姐，你不能走！”说着便哭起来。因为他知道，他姐实际上是被换成了粮食。河西属南阳县，河东属唐河县，南阳县虽然也受了自然灾害的袭击，但没有唐河严重，年景要比唐河境内好得多。

当爹的走过来拉起跃发说：“哭啥哩，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姐又不是去死哩！”

一辆牛车带着“吱吱扭扭”的响声走出村子，拐过邱营最后的地界，爬上涧河上的小桥。河内风吹草动，河水随风泛起层层涟漪，倒映出桥上行走的那辆牛车，牛车上的姐姐，和跟在车后不住抹泪的跃发。

二

不久，到了这年入冬的时候。

乔跃发去村上的大食堂看妈妈。那时候各地都过“共产

主义”生活，吃大锅饭，走集体化道路。妈妈在大食堂里当炊事员，跃发每次去，她总是偷偷塞给他一个白面馍或是热一碗剩饭端给他。这天在下房里，娘正在洗红薯叶，两手冻得通红。洗完后又放在大案板上切，案板发出一连串“咔咔”的响声。

自他姐走后，至今连个信也没有。娘的精神一下子垮了下来。此时她望着儿子跃发，跃发坐在她对面的大锅台前帮她往灶膛里加柴禾，不禁叹了口气，说：“原先你舅家那边有个说法，叫做拜‘干爹’，就是给娃找上一个有手艺的人或比较富裕的人家，拜成干爹干妈，这样说是娃的寿命就长了，娘给你把人家都看好了……。”

跃发不觉嗓子里涩涩的，直想哭上一场。他知道娘是怕他在这灾荒年里度不过去。他盯着大灶膛里的火苗，不知为啥，竟又想起了他爹“盐帮主”。

“妈，你放心吧，等着你的发娃子给你挣大钱吧！”

火苗渐渐地小了。柴禾快烧完了，娘让他去场上抱些麦秸。

那时，邱营四个生产队加上方圆的几个庄子为一个大队。看场的就是后来的村主任乔跃聚，那时他也还是个娃子，他见跃发来抱麦秸，便喝斥一声，拦住了他说：“有队里批的条子吗？没有条子食堂里用也不中，把麦秸放下！”

跃发幼年气盛，张口便说：“饭做不熟，你娘不负责，是不？”争来争去两个人轮起了拳头，跃发拿起桑杈打了过去。当下，看场的跃聚额头上冒起了一个紫血包。跃发知道惹祸了，杈一扔跑出了庄。

当晚，生产队的干部和乔跃聚家的弟兄们四处寻他，若是

找到非痛打他一顿或关他坐牢不可。他妈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盼他回来，可又怕他回来。十多天过去了，还不见他的踪迹，爹娘急得直落泪。这晚，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气，他回来了，灰蒙蒙的小脸蛋平添了几分成年人的神色，那唇边颌下，长出一层毛茸茸的黑须。

“妈——，我弄些盘缠钱，我……我走哩！”

他妈一听，便“噢”地一声抬手捂在了脸上，爹在一旁骂道：

“你个狗东西刚刚回来又想往哪走！”

“妈，爹，我想到黑龙江，听说那边的日子好过，钱也不少挣，我把那边安排好，就回来接你们。”

“放屁！”爹吼道，“你不死在外头就是好事！”

“他爹，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

当娘的说着走向跃发，双手扒在他的肩膀上说道：“发娃，你不看你走后家里还有谁……”

屋外传来几声狗叫。小油灯苗儿跳着，把他母子的身影，印在了屋里的墙壁上。末了，跃发拿起件破袄，还是奔出了屋……

两年后，跃发索性把爹妈一家全都搬到了黑龙江。唯有他姐，早年嫁到河西，在那家生了个儿子。但是，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那年，她公婆丈夫都饿死了。她一个人没法活下去，抱住娃子回到娘家。而娘家却只剩下一座没门没窗的空屋，她苦苦向队长求救：“大哥，你收下我……我和娃，这个吃奶的娃，我已经没得喂他的了……”但是那位队长却扳着蜡黄的脸说：“大妹子，咱庄这年境，你不是不知道，收下你队里就又多了两张嘴，怕是不好办哩！”她伤心的落着泪，抱着娃子“扑通”

一声跪了下去……。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屋子里昏暗下来，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清楚，唯有阵阵凉风自暗中袭来。

悄悄的，队长走了进来；悄悄的，他又挨着她坐下，一切都是悄无声息。她依然苦凄凄的，可是，给人的感觉却是热乎乎的。借助一丝不明不暗的月光，他想好好看个清楚，从她的脸上看出一切来。可是，她把脸扭到了相反的方向。

“大妹子，吃了没有？”

话一出口，他自己也觉得奇怪，奇怪自己咋会问她这个话题。

她转过脸望着他，说：“队长，谢谢你留下了我们娘儿俩。”
“给。”

“啥？”

“我给你拿了几个红薯，几个馍，趁热吃吧。”

“我想，我想等娃儿醒了一起喂着吃。”

他“哦”了一声，还想说什么，却想不出来。他使劲地想，突然泪水涌出眼眶：“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是畜牲。”

她有些惶恐似地伸手替他拭泪，他却一把捉住了她的双手，他把她捏得骨节格格直响。因为疼痛，还是感激之情，她渗出了眼泪。他则用力盯着她，她小声地哭了。他还盯着她，他其实想放开她，却不能够。他心里的一股火蹿了起来。他好像变成一座火山，熔岩在内心熊熊燃烧，左冲右突，找不到喷涌的出口。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目光变得狂野。他的嘴唇蠕动，久久酝酿着这一句话：“……！”

她知道他要说啥。她突然一头扎在他的怀里，轻轻地、轻轻地说：“队长，大哥，你……你以后对我们娘儿俩好一点，中

不中？”

他像头顶上打了个炸雷，他把那句话几次都憋了回去。但他随即又抓起两个红薯，朝地上一掷，“呸呸”连吐了几口唾沫：“我要你……”

“大哥！”她绝望地哀求着说，“请你不要这样，咱们毕竟是一个庄上的人！”

他已经完全狂乱，根本听不见她在说些啥。他像癫痫病人一样抽搐着，湿漉漉的大手颤抖地插进她的衣襟，狠狠地抚摸着她那两只小巧又干瘪的乳房。他一下又一下地轮流摸着，每摸一下，他自己就一阵哆嗦。

她悲愤万分，张口在他脖子下面咬了一口。

他一下子楞住了。他没想到她会咬他，她咬得那么狠，鲜血汩汩地往外流，伤口火辣辣地痛。

可是，与之俱来的是掠过全身心的燃烧般的快乐。这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感受，他觉得不可思议。他简直想企求她再咬一口。但是，他不知道一个男人是不是可以让女人来咬。

一阵迷乱，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傻乎乎地望着她，像在一旁熟睡着不谙人事的孩子。而她则盯着血，慌了，忙把嘴唇贴在伤口上，轻轻吮吸着，问：“痛么？大哥，痛么？”

他摇摇头，只觉得一缕柔情自伤口传来，似奇妙的丝线，系住了他的心。身体在火中焚烧，而心却被钓出火海，在一派湿润的水泽中轻轻荡漾着。他想再一次对她说：“……！”却一丝力气也没有了。泪水再一次汹涌流出，他呻吟着倒在她的怀里。

他想喊她，可是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他又哭又笑，一

切语言都迷失了，一切知觉都弃他而去。她深隐的触摩如神符，为他的心织出迷离的幻境。潮汐在摇动，波起又落。他不在了，他消失了，如一阵凉风，弥散在落花飞雨中。

“我……我在哪里？”他问，但是得不到回答。但他听见她音乐般的嗓音自缥缈中传来：“大哥，你觉得……好么？”

他无语地点头，觉得自己像初生的婴儿一样软弱、恬适和充满了清新洁净的安宁。他轻轻地把她搂住，问她：“我只是不知道……不知道应该怎样喜欢你。”

“大哥，男人喜欢女人，就跟女人喜欢男人一样。”

“那么女人喜欢男人，就是……”

从没有过的急迫，他企望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可他听见一个细弱的声音如暮天的一道微光：“我愿意让你变成一个人。”

“人？”他愣了一下，“难道我不是人？”继而他觉得一种新的意识像轻柔的雾气一样渗入血液。大海在前方跳跃，那么深远，那么辽阔。他朝前游去，恍恍惚惚地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条鱼，但同时又是一个人。人的自在和极乐，海浪一样回旋激荡，冲击他的肉体 and 内心。

“强盗、流氓不是人。”如飘洒的暮雨，她的泪水滴滴凄切。他忘情地舔吮她的泪眼。就像她舔吮他的伤口。

“我……我是人，我要让你快乐，永远快乐……”

这一夜，他在那潮湿昏暗的空洞洞的屋子里鼾然大睡。清晨，当东方刚刚出现鱼肚白，忽听那宁静的田野里有人大声喊道：“快救人呀！有个女人抱着娃子跳到大堰坑里了……。”突然，一道亮光从涧河对岸闪现，那么耀眼。他简直来不及眨一眼就见遍野里霜花熠熠生辉。刹那间他又感到震颤，那是

一种心灵的震颤。望着那一轮冉冉升起的宇宙万物的精华，他“扑通”一声跪下去。他感谢上苍让他作为一个人投生在这个世界上，而如今却变成了一只狗和一条狼。